

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九

震澤沈 鎬

小雅

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今我獨不得
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正
義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
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
屬離者謂所離厯言稟父之氣厯母而生也傳於屬離
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

長而云母斥褻奴褻奴乃是太子之讐甯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褻奴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鎬案呂覽知化壤交通屬注文選長笛賦岡連嶺屬注均云屬連也免爰雉離于孥漢書注作雉離于孥蓋離離一字故此經文作離正義作離也易彖上傳離麗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離附也毛於此等語意不字多作豈不解傳意蓋謂今我豈不連屬父皮毛之氣乎豈不附麗於母之胞胎乎箋義正與大同無小異也正義以屬爲父子天性相連屬若言天性母子亦相連屬也於義未協孫說未允正義駁之是也

亂如此憮

傳憮大也箋憮敖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正義憮大釋詁文憮敖釋言文鄭唯以王爲亂如此其敖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敖慢爲異鎬案傳義以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之大意最直截箋說迂曲朱氏集傳曰憮大也言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李氏集解曰憮作憮是大也鄭氏曰敖也鄭氏之言固有所據然此詩但言其亂如此之大不當爲敖蓋鄭氏以父母爲王故以憮爲王之敖慢無法度然

此詩乃是言天爲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歐陽氏本義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諸說俱足申明傳義正義申毛謂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父母也以曰父母且爲王自言是乃因箋而故異其說實與通章語意不連貫非毛旨也懽唐石經作懽范氏補傳亦作懽懽雖古字通然以作懽爲是爾雅釋詁懽大也說文懽覆也从巾無聲覆亦取大意禮記投壺卅懽母敖注懽敖慢也義與此箋同字亦作懽

僭始既涵

傳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

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
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
朔正義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譏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
容其譏言有漸也鎬案抑不譖不賊桑柔朋友已譖瞻
邛譖始竟背釋文俱云譖本作僭一切經音義五作譖
始既涵蓋僭與譖通也說文譖慙也从言替聲一切經
音義十七引三蒼譖譏也論語顏淵浸潤之譖皇疏譖
譏謗也說文涵水澤多也从水函聲詩曰僭始既涵水
主容受許義與毛合傳意蓋謂譖言之始入王盡容之
是爲亂生之由禮記儒行遽數之疏數說也傳數字當

作如是解蓋謂讒者說人之不善不曰說而曰數者說不一說耳正義申毛謂讒人數緣事蓋用王說而意未明曉韓詩涵作滅與既字意不貫箋既以僭爲不信復兼信言之意亦混雜

君子信盜

傳盜逃也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賊者窮諸盜正義申毛謂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申鄭謂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竊案傳訓盜之意箋訓盜之名義

實同也漢書惠帝紀集注盜者逃也逃蓋隱匿之意小人誣人過失必隱匿其情以動人聽孟子以言餽以不言餽謂爲穿窬之類卽此意李氏樗曰盜者指小人也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范氏處義曰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過亦非其實有過故謂之盜二說亦不誤惟未抉出毛傳逃字深意耳

云何其肝 俾我祇也

箋肝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

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傳祇病也箋祇安也女行反入見
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
於譜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
我心安也釋文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正義毛於下
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肝亦爲蘇
公之病也毛以此云何其肝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
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
言人與不入則壹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
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壹者之來見我
於女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

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鎬案正義申毛傳意或然然兩章一意不如箋義之優李氏樗曰爾若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速而行乎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爲而不信我也苟壹者之來則云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安還而不入見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之來則俾我祇安也此皆責不入我之家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此依用箋義說最明確劉氏瑾曰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許氏謙曰左太冲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范氏處義曰盱張

曰而望也謂我冀爾之一來何其望之勤也歐陽氏修
曰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旣
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
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則
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
常使我心病之也諸說旣與箋義異竝與傳義歧歐陽
旣云入我室則我心安復云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
使我心病之意尤矛盾

出入腹我

傳腹厚也箋腹懷抱也正義鄭以腹爲懷抱爲異腹我

謂置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
易傳也鎬案傳義爲正上文已備言父母之厚己此復
舉出入言之謂一出一入尙如此其餘之厚己可知毛
意本非獨謂出入之時也說文腹厚也从肉復聲亦用
毛義初學記十七引此作出入復我腹復音同義可通
禮記水澤腹堅釋文腹本作複腹複亦音義同復複皆
是反覆不已亦厚意也

無浸穫薪

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旣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
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釋文穫戶郭反毛

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傷正義申毛謂穫讀如
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卽云刈者蓋木之細者
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申鄭謂易
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鎬案廣雅釋言穫刈也離騷願俟時乎吾將刈注穀曰
刈幽七月八月其穫傳穫禾可穫也是禾穀言穫周南
南有喬木剋剋錯薪言刈其楚是木亦可言刈何云於
理不安正義復云小者刈之此處穫薪安見必是木之
大者且小木言刈何以大木不可言刈爾雅釋木穫落
郭注云穫音穫可爲杙器陸疏云今桺榆也其葉如榆

其皮堅韌箋義蓋本爾雅故釋文謂字作木傍然經文作穫當從毛義嚴氏詩緝朱氏集傳歐陽氏本義李氏集解范氏補義均從毛作刈解是也胡氏後箋謂毛鄭義竝可通似混

尙可載也

傳載載乎意也箋尙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正義申毛謂薪蓄是穫刈之薪尙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餽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爲沈泉之所浸也鎬案傳意難解正義申之仍未明曉段懋堂曰意當作車胡氏承琪曰彤弓受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

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
與薪之謂二說是也毛於首章標明興也此章當亦以
穫薪之可載喻憚人之可息未息而冀其可息當亦謂
未載而冀其可載故箋訓尙爲庶幾也毛於尙字雖無
訓旣以爲興當與箋同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舟當作周裘當
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
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鎬案攷工記總目作舟
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左氏宣十四年傳楚申舟呂覽

行論作申周羔裘序釋文裘字或作求蓋舟周裘求古
字同聲通用然解此詩則當從傳義箋以爲周人則與
上文西人複李氏樗曰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
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范氏處義曰以熊羆之皮爲裘
居山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爲裘
所謂服非其服也歐陽氏修曰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
裘朱氏善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諸說皆依毛義是也陳氏啓源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
音同形亦相似况古文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
所加耳此論文字固然而以是解詩則猶是箋義非毛

旨也國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此更與毛鄭歧異矣

終日七襄

傳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正義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襄駕釋言文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肆卽舍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鎬案文選顏延年夏夜詩注引韓詩章句襄反也與傳同漢書地理上集注襄駕

也與箋同傳意以星主乎夜故謂七辰而反於夜箋意以日雖不見星而星之運行自若故卽以晝分之更肆言之當兼用傳箋而義始周蓋謂自日至暮駕歷七辰而反乎夜也

載翕其舌

傳翕合也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正義申毛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米粟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申鄭謂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鎬案箕有四星上二星爲

踵下二星爲舌以上接下故曰引其舌朱氏集傳曰言南箕旣不可以簸揚糠粃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范氏補傳曰箕則見於南而無簸揚糠粃之實載翁其舌反若有噬於人歐陽本義曰箕斗非特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諸說皆從箋義是也蓋載翁其舌西柄之揭言其不特不可以簸揚不可挹酒漿也較上四句更進一層語有次第意有淺深玉篇翁作吸云吸引也一切經音義四引廣雅翁引也均與箋同胡氏承珙曰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解本句可通但箕之

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不知箋云箕引舌木進不可簸揚而言之非卽以引其舌謂其不可簸揚也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傳構成曷逮也箋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鎬案廣雅釋詁構成也說文曷何也此經當合用傳箋義蓋謂我視下國之諸侯日成禍亂將何時而云能善乎箋謂何爲何者猶與日字意未融洽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傳鵠鵬也鵬鳶貪殘之鳥大魚能逃處淵箋翰高戾至

鯁鯁也言鵬鳶之高飛鯁鯁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鳶能高飛非鯁鯁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正義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鵬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鯁鯁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故也鎬案毛意以天淵之上下喻朝野之尊卑然翰飛乃鳥之常不足見鵬鳶之貪殘以

戾天喻在位之貪殘義亦未安蓋戾天潛淵借以形容
逃散四方之象鵠鳶之戾天鰌鮪之潛淵性也民之逃
避不得已耳故謂匪鵠匪鳶而一如其翰飛戾天也匪
鰌匪鮪而一如其潛逃于淵也箋義實視傳義爲優

或王事鞅掌

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
趨走言促遽也釋文何戶可反又音何正義傳以鞅掌
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
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鄭以鞅掌爲
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

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掌執事是捧持之
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鎬案鞅掌是疊韻如崔嵬虺隤差池委蛇之類以兩字
成義箋云促遽亦與傳失容意合惟分釋鞅掌二字似
太穿鑿朱氏集傳曰鞅掌失容也李氏公凱曰或有勞
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李氏樗曰有或以王事之勞鞅
掌而失容者均依傳是也

日月方除

傳除除陳生新也箋四月爲除釋文除直慮反如字若
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正義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
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
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
雖異音實同也鎬案上章二月初吉是言到西之期故
文在至于芄野之下此章及下章昔我往矣是溯其始
行之時采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箋云以此時始出壘
征伐是謂始行之時此亦宜然蓋謂始行在正月故傳
以除爲除陳生新也夏小正云正月啓蟄蓋節氣漸溫
故下章云方輿也箋以除爲四月正義申毛以除爲二
月皆非也此據夏正若周正則正月乃建子之月時正

嚴寒下章何云方輿耶李氏集解曰日月方除王氏以爲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閒出始以周二月至于光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以夏之十月爲除方除則九月之閒也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也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十月爲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其時未爲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范氏處義曰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輿皆謂二月也此二說猶沿鄭孔之誤陳氏啓源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

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奧卽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奧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芑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芑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旣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

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卽方除方奧寒卽二月初吉也然謂至丑月未得歸而作詩則未得歸時乃是周之二月何以曷云能還必曰歲聿云莫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芑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厯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於奧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

二月至于光野至明年九月尙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
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
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
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
離厯寒暑也不知以除爲二月本是正義之誤月令季
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則九月肅霜安必不得爲離厯寒暑也
戴氏震曰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雅涂直魚切除涂同音
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
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

歷暑至秋尙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
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
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尙自夏正二月春溫至於
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不知
所云采蕭穫菽者非謂於歲莫時始采之穫之也范氏
處義曰感歲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
歸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
也然則西征大夫當歲莫之時繫情祭養若曰歲忽已
莫蕭早采矣菽早穫矣而不得歸以致祭養之誠心愈
憂耳吳氏澂曰周改月數而詩之小雅所稱六月十月

四月二月雖是周時之詩而用夏正之月蓋夏正得天時之正行於民間者久故作詩者從舊俗稱之耳姜氏廣義曰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云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二月初吉繫至于朞野之下則至朞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啓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次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奧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虞東學詩曰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朞野則初行當在

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
三章言以歲除啓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
孔疏疑於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煖字之解不
知歲除卽已向春春令固主奧也數說最爲確當胡氏
承琪曰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云日月且過去
與此傳除舊生新意正同是傳意本未嘗以方除爲卯
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
往春還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盡
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
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

人悲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詳此作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然蟋蟀日月其除與次三章日月其邁日月其惜均言時之易駛此言方除方奧自是實紀其時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同意不得以傳除陳生新作時之易去解也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

震澤沈 鎬

小雅

其德不猶

傳猶若也箋猶當作痛痛病也正義申毛謂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申鄭謂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痛痛是病名與上相類鎬案禮記弟子猶歸器注國語周語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注猶若也均與傳同召南小星實命不猶傳亦

云猶若也呂覽慎行且自以爲猶宋也注猶如也如卽若字意范氏補傳曰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之獨樂也朱氏集傳曰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俱從毛義是也箋旣改字義亦迂曲

笙磬同音

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正義申毛謂言笙磬東方之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鐃可

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申鄭謂
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
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皆同則堂上亦同故
云八音克諧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也絲琴瑟也
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
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鎬案正義申
毛之說是也申鄭之說誤也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以
笙爲磬名是一器鄭若爲二器則必以笙也磬也明之
如下文以雅南籥爲三舞必云南也籥也是也乃

箋於笙磬無文者其與毛無異義也可知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有鐘磬已足舉八音之綱孔必分笙磬爲二以合八音之半其實非鄭意也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此與毛義合說最明確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靴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靴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卽鼓笛受均于磬之明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

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胡氏承琪駁之曰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並不與瑟和卽合樂單器竝作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熊說殊不足據此說是也益見毛鄭之義之不易矣

以雅以南以箎不僭

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南舞也南也南也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南舞也南也南也

籥也三舞不借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
雅雅正也籥舞文舞也正義申毛謂琴瑟堂上笙磬堂
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
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
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申鄭謂萬卽武舞故云周樂尙
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
此三舞進退皆旅進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
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鎛案毛意以雅也南也均
以籥舞之舞之節奏與上琴瑟笙磬之音相和故曰不
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專指三舞均與毛異

正義申毛云謂此三舞以箋義爲傳義誤也雅者六代之雅樂也周惟天子用六代之樂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封於魯得如天子之制故魯亦兼六代之樂禮記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此與傳大德廣所及意同周用四方魯惟東南者正義云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三方耳是也禮言任此言南者太元元數太族生南呂注南任也白虎通五行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南夷之樂曰南任與南音義同也樂用四夷而獨言南者後漢書陳禪傳薛注四夷之樂唯

南可以稱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是也陳氏稽古編曰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况樂名乎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傳南籥

襄二十九年

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

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平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卽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旣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于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此說辨論最爲精確惟雅南籥平列爲三則猶是箋義非傳義耳胡氏後箋曰以雅以

南自是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其下以
箏乃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箏南舞亦用箏也不僭者
傳謂和而不僭是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
箏爲三舞以不僭爲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斯說得
之李氏樗曰二雅二南播之以箏皆不僭蓋范氏處義
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于箏皆不僭亂也
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
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
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箏以舞而協夫音也
諸說皆非也

或肆或將

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其肉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上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

於饌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
羞不待既亨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篇案毛義是
也胡氏後箋引秦氏五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
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
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
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遺卻朝踐一節矣
兄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
如毛義之長斯說得之

先祖是皇

傳皇大箋皇隆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

睢之正義箋易傳者以皇爲睢者以論祭事宜爲歸睢
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
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
格皆取歸往來安之義箋說爲長鎬案孫說是也劉氏
釋名釋言語往睢也歸往於彼也禮記少儀穆穆皇皇
疏皇謂心所繫往蓋皇往睢三字皆音義同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傳燔取腍骨炙炙肉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
之俎也其爲之於饗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申
毛謂燔取腍骨王肅云取腍骨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割之取腍
臂注云腍臂血與腸閒脂也郊特牲曰取腍臂燔燎升
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
臂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腍臂燎於爐炭是燔
腍臂也既以燔爲腍臂故以炙爲炙肉也傳以炙爲炙
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申鄭謂易傳
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
言執鸞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腍臂燔之
於爐此燔炙爲之於饗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鎬案鄭以或肆爲陳其

骨體於俎則薦俎已具上章故以此爲從獻東萊非之
謂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當以是爲薦熟之俎呂說
是也禮記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云取牲胾骨
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此謂朝事時也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注云既奠
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蕭薌
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薌當爲馨聲
之誤也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
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毛意蓋以此燔炙指既奠之炳
蕭而言故文係於執饔之下耳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傳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箋君婦爲后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饔豆必取肉物肥胙美者也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胙又作侈昌紙反正義申毛謂其爲薦豆甚眾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釋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眾多也申鄭謂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胙美者旣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鎬案楚茨全詩皆言正祭不應於三章內雜入釋祭賓客牽著爲豆句說動多室獻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

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饔則糗餌
粉資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蔽醢房中
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大夫賓尸
尙有二羞况天子乎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則內羞之
多可知故云孔庶也賓客屬下獻酬交錯說謂既獻尸
而與賓客獻酬也孔疏以爲賓謂釋曰賓尸爲客謂正
祭所薦以傳賓尸爲經文之爲賓誤淩次仲禮經釋例
曰楚茨第三章皆言饋尸之禮執爨爲俎卽少牢下篇
之載尸俎爲豆孔庶卽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

獻酬交錯卽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胥斯說是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傳稷疾敕固也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敕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正義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申鄭謂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嘏之禮皆取黍而已此言徧取黍稷牢魚肉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

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
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鎬案說文齊禾
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此齊字本義也後借爲齊整意說
文畷治稼畷畷進也从田从人从夂詩曰畷畷良耜是
畷有銳入義與疾意近周頌畷畷良耜釋文畷本作稷
畷稷音義同也說文區飯器筥也从仁呈聲筥區或从
竹集韻筥亦省匡匡筥一字也字从仁取方正義爾雅
釋言匡正也說文飭致堅也从人从力食聲讀若敕敕
與飭通也合從毛王義箋說迂曲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
證反正義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
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
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
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
道在隱而口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
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達於川同也是則
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眾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旣
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故鄭以
爲禹治而邱甸之鎬案禹平水土制田定賦溝洫畎澮
諸務咸備若邱甸出車之法周始有之不得以溝洫澮
同於周禮匠人遂附會之也正義駁孫之說非也嚴氏
粲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忠理溝洫在其中矣韓奕亦
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矣此說從毛義是也周禮
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其訓曰乘賁疏云韓
詩敝是軍陳故訓爲乘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曰乘
是韓與鄭意同均於毛義未合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正義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眾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

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
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
說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
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畝故知田畝
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數一鐘明時和
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鎬案箋義較確鑿說文甫男
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禮記曲禮下曰有天王某甫
疏甫是男子美稱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是丈
夫之美稱蓋周制計夫受田甫田猶云夫田也十千雖
係舉眾義究與萬億及秭等語意有別朱氏集傳曰十

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李氏集解曰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爲一成之數毛氏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多則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言爲有依據范氏補傳曰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數說均依箋義是也嚴氏詩緝曰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此分十千爲二事非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
如此正義申毛謂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
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
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則對眉壽
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
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申鄭謂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
內乂安豈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鎬案傳義爲優上
文十千言取民之有制故農人不特有新穀之登且多
陳粟之積若自存新穀於太倉賒貸陳穀而食之無此

人情正義以此爲民之貧者而言然周禮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蓋言春耕時民未收穫故頒粟以濟其乏非謂農人之貸陳穀而愛存新穀也漢書文帝詔曰今聞吏廩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可見食新乃養老之道孫說不誣矣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申毛謂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

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
俊士以進以用得穀故耳申鄭謂以此田農之事介止
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
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
使民鋤作耔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
講論而肄習其業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
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鎬案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𠂔
境也从田介聲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界也
蓋介界同爲經畫田畝之意周制井田九百畝以二十
畝爲廬舍故鄭以介爲廬舍也鄒相鼠人而無止傳云

止所止息也此箋以止爲止息之處本毛義也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旣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箋義正與此說符傳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亦是富而教之之意王肅以治道所大釋攸介功所定止釋攸止與上下文語意不貫

非也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穀善也箋穀養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正義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稷黍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鎬案爾雅釋詁易晉受茲介福虞注均云介大也與正義申毛同爾雅釋詁周禮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注周書命訓無以穀之注均云穀善也與傳義同爾雅釋詁介右也孫注介者相助之義左氏

成十三年傳王以爲介而重賄之注介輔相威儀者周禮大宗伯子執穀璧注穀所以養人左氏僖四年傳注孤寡不穀疏穀是養人之物與箋義同此當兼用傳箋而義更備以介我稷黍者謂得田祖神靈之佑助而大有我稷黍也以穀我士女者謂得稷黍之養可以善我士女也朱氏集傳曰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斯言得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

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饁饋也田畯司嗇今

之嗇夫也喜讀爲饔饔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釋文喜毛如字鄭爲饔尺志反攘如羊反鄭讀爲饗式尙反王如字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竝饔饔也田唆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婦人無間外之事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

闕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甯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鎬案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天子躬耕之禮也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

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
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此王后躬桑之禮也
大典煌煌內外各有專任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此循行郊野以惠及民之事也從無言后隨王
涉歷田畝者今如箋說成王與后世子設饋以勸農人
復加酒食以食司胥紛紛於畎畝閒與野老微臣爲酒
食酬酢之禮成王雖勸農心急斷無此體統鄭說何其
謬也正義過泥經文以其二字力右箋說更何其謬也
箋改喜爲饔解見幽改攘爲饌七月篇因非王肅以攘爲除草

嘗爲嘗土與上饁彼句語意不決洽并嘗土之法古未
有聞其說亦非嚴氏詩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
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
相親之甚也夫既上下相親而親嘗其饁復何故卻除
從者也戴氏詩考正引毛西河說謂攘爲攘臂左右爲
左右手義亦未馴孔奭軒曰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古
讓字此亦疑同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其左右
鄰井偕耕者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于此一
言見民饒于飲食漸于禮讓焉此與上田畯至喜句意
未洽蘇傳朱傳范補傳均以攘爲取其左右之饋而嘗

之斯義最爲允洽

倣載南畝

箋倣讀爲熾載讀爲菑粟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
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釋文倣載眾家竝
如字倣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
反菑音縑粟音列鄭註周禮讀如裂縑之裂正義傳不
解倣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倣爲始
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申鄭謂此及載
爰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者用耜於地
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

方言入地曰熾反草爲菑也鎬案說文傲善也从人叔
聲詩曰令終有傲爾雅釋詁淑善也傲淑音義同穀梁
名淑漢書藝文志注作名喜論衡作名寅淑與寅通故
傲與熾通也禮記中庸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漢書董
賢傳集注菑古災字小雅采芑傳田一歲曰菑疏菑者
災也載與菑音同義可通故箋竝未改字也王肅義亦
明曉箋義尤於以和意合